

《诗漫注》

## 寄生肢体

熏风时送野兰香，濯雨才晴新竹凉。  
艾叶满山无客采，蒲花盈涧自争芳。  
海榴娇艳游蜂喜，溪柳阴浓黄雀狂。  
长路那能包角黍，龙舟应吊汨罗江。

你知道，西游记从来不写没用的诗，没有跟主题无关的诗作。就好像天地间造物之际，就处处遵循相生相克之道，凡是剧毒动物附近，一定就能找到解毒之草药。这是天地生人的考较。而当玄奘的修行遇到要过关的时候，他走过的地方，同样出现了意味着解毒的葱茏草木，对于熟悉草药的玄奘，他看到兰竹，应该想到往下应该提升一下气节。他看到艾叶、蒲花、山茶花、柳条，应该

想到自身的心灵也需要清热去毒。艾叶味辛苦性温，散寒止痛降湿。蒲花性平味甘微苦寒，清热解毒。山茶花辛苦寒温。柳枝柳叶味苦性寒。
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玄奘就是看见了，想到了，也不入心。他甚至从那漫长绵延的小路，联想到了包粽子的茭白叶，从粽子想到了龙舟，从龙舟想到了汨罗江。茭白也是性寒解热毒。这么多清热解毒降火的药材，一排排出现，猛戳他的眼睛，他就是想不下去。这想到热闹和娱乐，他反而来劲了。想到谁不好，偏想到那个传说中抱着大石头投江自杀的屈原。

就算再不得志的君子，也顶多闷闷不闻于人、默默生存于世，这样云淡风轻的心态，才是正品君子。抱着石头投江自杀的拧巴人，恐怕千古无几，也亏他想到河底的决心这么大。说实话，我严重怀疑这个传说，就像

传说有人能砍自己几十刀自杀一样的离谱。除非他是把石头绑在自己身上。

顶巅松柏接云青，石壁荆榛挂野藤。

万丈崔巍，千层悬削。

万丈崔巍峰岭峻，千层悬削壑崖深。

苍苔碧藓铺阴石，古桧高槐结大林。

林深处，听幽禽，巧声实堪吟。

涧内水流如泻玉，路旁花落似堆金。

山势恶，不堪行，十步全无半步平。

狐狸麋鹿成双遇，白鹿玄猿作对迎。

忽闻虎啸惊人胆，鹤鸣振耳透天庭。

黄梅红杏堪供食，野草闲花不识名。

然后就撞上了奇异如《魔戒》中哥特式建筑般的陡峭地形。西游记中多处山区的描绘形容，都比魔戒还有特色。

然后就更加奇异的变异人出现了，两个贼首

一个青脸獠牙欺太岁，一个暴睛圈眼赛丧门。

鬓边红发如飘火，颌下黄须似插针。

他两个头戴虎皮花磕脑，腰系貂裘彩战裙。

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，一个肩上横担挖挞藤。

果然不亚巴山虎，真个犹如出水龙。

等到这伙贼匪被孙悟空全部杀死，愈加奇异和变异的六耳猕猴现身了。

这个六耳猕猴，乃是在玄奘修行的初期，就如同侵入蝌蚪的寄生虫一样，进入他幼小心灵的六贼欲念。等到他修行上愈加成长，他已经不能辨识，这六贼欲念，

并非他自己、更不是他的本来面目。而这时候，这寄生虫，已经随着他的成长、吸取着他的营养、壮大成一个粗壮的肢体一样。当玄奘动念之际，那肢体也会随着运动，真的就像，长了五条腿儿的蛤蟆。连这蛤蟆，都以为自己天生就有五条腿呢。是的，就是开头提到的 BBC 纪录片《Parasitic》：

“灰鹭的粪便里带有大量的寄生虫卵，水边的蜗牛是这些虫卵的天然孵化师，它们吃下灰鹭带虫卵的粪便，就能排出小小的成虫。一条小虫粘附到蝌蚪的身上，破坏蝌蚪的细胞，这只蝌蚪就会长成五条腿的青蛙。要是一只蝌蚪的身上粘附上两条小虫，那它就会长成六条腿的青蛙。总之，一条小虫粘上蝌蚪，就能使青蛙多长一条腿。”

人类是有精神肢体的。但是不一定有精神肢体的人，

他的精神肢体就是正常的。如果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个人修养、道德品质高尚、而具有超人的打动力和感染力，他一定是长了精神的寄生肢体。有这种寄生肢体的人，在国内，呼风唤雨、升官发财、如鱼得水。他们自己不知晓，别人也不知晓，是寄生肢体的运作，这种精神寄生肢体是主人，人本身、已是仆从。

玄奘他，一方面强要孙悟空为自己做主、一方面又要强做孙悟空的主，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激烈交锋中，招惹出来更加离谱的邪念生灵六耳猕猴，这是他自从降生尘世，就开始小心滋养的。

中国传统文明，是一个极其注重实践的文明，这种实践，非但要付诸身体行为，更是要精神和心灵上的实践。因为按照传统文明的理念，精神上摒弃、心灵上清净自洁，均是在锻炼成就人应有的精神肢体、或者说脉

络，精神的脉络强盛通畅，会与身体的脉络联通。孔子儒学，实乃商周及上古中国传统文明余韵之整理，并非独创而是汇集。《论语》所言道理，不是明清到现在人们以为的理念、理论，个个都是手法。以为是纯粹的理论，实在是天大的误会。古籍中记载，有成的文人，要有所作为的时候，举手投足间、能牵动天地的气魄，哪是空学理论能学出来的？

如此深沉广大的道理，玄奘不懂但是他必须要懂，要想往前走，就必须看破这一绝境。所以菩萨就，精心算计安排下这一大难，必须都要发生，一点都不能少，顺序也不能错，时辰也不能差，这样他才能，把自己好坏掺杂在一起的，好比炉渣一样的心念中，提纯出来自己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